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一四回 金御史寵妾縱偷情 鐵和尚恃愛自送死

話說王阿嫂辭別了美人，到了套房門口，又招呼鐵珊，有話對他講。鐵珊曉得他的用意，無非是討取謝媒。看了這樣蹊景，有那個不願投服輸的嗎？就此走著，便在大袖裡中間，將兩隻大寶摸到手裡。出了套房，鐵珊便將元寶向王阿嫂手上遞去。王阿嫂也不曉得一百銀子派幾錠大寶，他接著了一錠，覺到沉重的，以為一錠就數得很了。可笑這鐵珊本是個色中的餓鬼，他想要把兩錠大寶胡亂的交了他，便回房中取樂，免得被他糾纏。所以一錠才交過手，第二錠卻又交到，王阿嫂以為只有一錠，第二錠不曾來接，這錠銀子所以落了空。無巧不巧的「撲通」一聲，那元寶邊子直向那黃阿嫂黃魚腳上砸去，王阿嫂疼痛難忍，咬著牙齒喊了一聲「媽媽」，又不敢放聲大哭。只得看錢分上，捨著元寶，一癩一破的走了。鐵珊走進套房，直見那美人已將丫鬟們統統打發出外，房裡只剩了一男一女。哎呀，我做書的倒胡了。開口一個美人，閉口一個美人，請教這個美人究竟是那家的，那裡無名無姓遇著仙嗎？列位有所不知，這美人不是別人家的，就是金仁鼎的第九位姨娘，向來寵愛不過，初時本同居相府，就由當年春間才搬出來的。但他搬了住在外面，卻有一個大大的用意，金仁鼎此時已四□多歲的人了，連正室共計妻妾□幾個，並未生著一個子女。那怕在家中私孩子生過多的，但是一進了他家的門，大都連屁都一個不放了。可笑這金仁鼎倒也透達得很，一日同九姨議道：「我想我家這一筆大家當，要算富貴兼全，無如你們幾個都不曾生育。那裡你們都是石女，一定是我不中用了。我想古來移花接木的人家是很多的，我想把你搬到西湖邊萬秋園去，不時可在遊客之中物色一二。倘能生下一子，雖非我的精血，究竟由我撫養成人，比那百年之後，張三李四爭奪家產好得多呢。而且這句話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假如順了我的心，我借此就好把你抬舉起來，豈不兩全其美。」九姨疑惑他說的假話探聽心腸，到了後來越說越成著真了。

九姨這人本是潯陽妓院的出身，楊花水性，得著這一番話，算喜出望外。隨即搬到西湖，住在萬秋園裡。所以他這偷漢，直即是奏明在案，咨過部的，注過冊的，一點顧忌也沒有。住了幾個月，卻也揀了兩個小標品勾搭勾搭，卻不甚濟事；那些粗大漢本力雖好，卻人品又不甚打心上來。所以一旦接著鐵珊，以為他人品也好好的，本力也大大的，一索得男，於茲可卜。因此這九姨歡喜不過。到了王阿嫂走，他遂把娘姨丫鬟一概遣出，便先把鐵珊邀了一桌吃酒。這鐵珊本來談說是很好的，兩下言來語去，投機不過，飲了幾巡，九姨風擺柳似的走到鐵珊面前，一騎馬勢，向他腿上一坐。鐵珊此時真個魂不附體，一個順手牽羊，把九姨向美人椅上一推……就這時候，忽然外面靴聲「蹣蹣」的走進一人，一見勢頭不對，撒頭就走。鐵珊一嚇，連忙扒下說道：「這不是金御史大人嗎？這便怎樣好呢？」說著兩條腿便索索的抖個不住。九姨一把攔住他道：「和尚心肝，你不要駭怕，凡事都有我擔承是了，你跟我走罷。」

當下九姨攜了鐵珊的手，走進正房，下了蚊帳，上了象牀，二人重整旗幟。鐵珊不知就裡，但他兩人上牀之後，隔著帳幔，又見金仁鼎帶了兩個親隨，走進套房，遠遠聽見他長吁短歎的。便向九姨問道：「這金御史金人人到此刻還不曾走，適才倒又走進後房，他那裡也常在這邊玩耍嗎？」九姨道：「癡人，你好糊塗。那裡王家娘子不曾對你說明了嗎？」九姨就此同鐵珊頭對頭，囁囁咕咕的把金仁鼎移花接木的意見說了一遍。鐵珊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我同他越分是通家至好了。我不瞞你說，我本是大成廟住客的和尚，同你家大人相熟，也不是一天了。他因監造大成廟，倒塌屋頂，被濟顛僧罰了他無數的良田，充人廟產。他遂同我商議，趁著濟顛僧不在家，保舉我做了方丈。我輕輕巧巧代他把筆田契抽出，物歸原主。請教我在他身邊，這片功勞可大不大嗎？可算我同他前世裡也有點緣頭；家當代他爭回了，接手又代傳宗接後，這樣好伙計，不是鐵研自誇，大約世間也不可多得呢！」說罷，兩人迷迷糊糊睡去。看官，此時鐵珊果然就此睡覺，明早起身，也就可以沒事了。無如俗語說得好，叫你在劫難逃。

且說這日金仁鼎由大成廟侍宴所同濟顛僧酒散之後，因回相府不及，以為九姨雖有成議在前，不見得剛剛有人在此。遂帶了金榮、金義兩名家人，就便到萬秋園同九姨敘一敘舊。這金義本是金家的一個老僕，金仁鼎沒一件事瞞他，就連九姨出外借種，他都清清楚楚。這時才由西洋採辦上供的西洋參回來。這日到大成廟料理交家之事，他的跟人，新方丈必有大大的酬勞，可算是一件調劑的好差使，所以也將金義帶出。到了晚間酒散，其餘家人都遣散進城，獨把金義、金榮帶進了萬秋園。管門的開門放入，一逕就直奔上房。此時天光已在三更向後，丫鬟娘姨見了主人弄了這樣一個不尷不尬的和尚取樂，也各歸房安寢。所以金仁鼎直進套房，全無知覺。搭眼卻看見九姨同一和尚在美人椅上做那醜事。那和尚大略形像，彷彿就是鐵珊，不覺氣沖牛斗，恨不得暫時一刀，將二人揮為二段。因此掉頭就走，便想招呼金義、金榮動手。那知才走到外面，忽又想到：金仁鼎，你究竟何了。你家九姨偷漢，是你叫他的，我又不曾關會他，只准偷在家人，不准偷和尚。這叫做誘人犯法！豈不白白的送掉那美人的性命？我還是避一避道，讓他走掉的好。當下便叫金義、金榮掌了燈，到南書廳坐下，抓了一本書，就燈下看了兩章，卻是一本《列國》，巧巧陳靈公同夏姬的一段故事。心中想道：我姓金的今日這個勢頭，也抵到古時的一國之君。就如今晚這個賊禿的笑話，假如宣揚起來，被那些有仇的史臣，代我送入史櫃，傳諸後世，這個醜名何時得了？想罷，便提筆寫了一首詩，詠夏姬道：

是真淫婦老而淫，亂國亡家一轉睛。

恨煞風詩刪不盡，萬千年後誅株林。

金仁鼎詠完了詩，聽更鑼已轉三更，以為鐵珊此時定然逃走，依舊著金榮、金義掌了燈，復進上房。那知才進正房，聽見鐵珊同九姨在牀上唧唧絮絮的大起衝突呢。可憐把個金仁鼎弄得進退兩難。金義早經明白，便說道：「老爺，我們一直就進套房去罷。」這時金義雖聽見這個笑話，卻不曉得九姨鋪上究竟是一個什麼人。到了套房裡面，見地下堆了一個黃布包袱似的，連忙提起一望，原來全是僧衣，頸下那掛佛珠還箍在圓領上面，方知是偷的一個和尚。金仁鼎坐在水晶桌旁，氣得同水牛一般不住的歎氣。心中想道：這個賊禿一定同我是個結頭，我想萬壽行宮聖僧既然出面，這筆田地必不得善於干休。假若鬧出個假傳聖旨，大約除掉將田契如數送出，還不知要罰出多大一筆才得了事。左思右想，委實公私交恨，卻又無法可想，只得長吁短歎。

那知鐵珊睡在九姨鋪上，剛把公事辦畢，覺得困倦異常，才要睡去，忽被金仁鼎一聲長歎倒又驚醒。便將他喚醒了計議道：

「你聽嗎，御史在裡房歎氣呢，大約他不曾看得清楚，只曉得是個和尚，假如認得是我，可算有大交情的，豈不比面不相識的人心願誠服嗎？而且你我既想傳宗接後，也不是一次兩次就得成功的，與其詭詭藏藏，不如彰明較著，對他吧話說開了的好。你代我一人睡著養養神罷，我就去陪他談談，將他送走了，再來陪你打復仗是了。」九姨道：「話也不舛。但你的衣服還通身用在套房裡，著什麼東西去呢？」鐵珊道：「不過三言兩語，代他寬了一寬心，我還要來此睡覺呢。權拿你的衫褲套一套是了。」計議已定，就把九姨的雪青灑花開襠褲蹬上，銀紅西嘸布的緊衫套起。但鐵珊山勢很大，兩隻膀子伸出一尺多呢，褲也露了半截腿，胸前也鈕不起來。他肉麻當有趣的扒下牀來，套上僧鞋，一搖二擺的走進套房。走到金仁鼎面前，抱了一個拳頭道：「金大人還未安息，僧人受大人的栽培，特為前來相擾。其實也叫做以德報德，將後果能代大人傳下一個宗支，我和尚這就叫做報效大人的心事結了。」說罷便哈哈的笑了一陣。

可憐這時金仁鼎由他道來，直氣得兩手直抖，嘴裡一句話都發不出來。忽然那臉上的顏色變得是五色齊備。怎麼叫做五色齊備呢？初時金仁鼎支著個頸，迎著房門坐住，以為必無人來。忽然冉冉的一個人不人、鬼不鬼、男不男、女不女的冒裡冒失走來，以為一定是個宅妖，把臉上嚇得雪白，就同蓋著紙一般；後來見鐵珊穿的自家愛妾的衣服，這慚愧非同小可，那白裡漸漸的變黃色，心裡難過得就同害著大病一樣；再聽他的話頭，口口說代他傳宗接後訕笑他的，不覺無名火起，臉上便變做飛赤的；又想到這個賊禿如此膽大，全無一點顧忌，氣得又變青了；加之半夜不曾睡覺，支著了頸，坐在燭火旁邊愜氣，落了滿面的煙煤，所以又帶著黑色。因此我說此時金仁鼎臉上要算是五色齊備。

閒話休題。金仁鼎見鐵珊到來，雖然氣得手抖，話也說不出來，金榮也還有點孩子氣，只是捏著鼻竅，嗤嗤的笑。獨有金義他實在就忍耐不住，一者照勢論事，覺得這禿子固然是無法無天，而且同他還有一種私仇。就是交家的這一日，金仁鼎共帶四個親隨過來，金福、金祿是承行這件事的，平日鐵珊到相府稟見以及兩頭傳活，都是他二人效勞。金榮是一個小刁，鐵珊怕他壞事，也不敢怠慢。金升、金貴也常跟金仁鼎到廟，同鐵珊也還相熟。獨那金義，初由西洋回來，交家日這六個親隨到廟，鐵珊那知金義是仁鼎的第一個親信，以為是一副新臉，定是初來的。到了這日，照會庫房裡，開發賞封金福、金祿每人□兩，腦後每人二□兩；金升、金貴、金榮每人二□兩，卻然沒得腦後。獨獨金義他卻瞧他不起，賞了他一兩銀子，還露出一種大不情願的形像。所以到了此刻，金義不覺一半公理，一半私仇，遂把金仁鼎請到旁邊，串一個上好計策。

也算鐵珊惡貫滿盈，理合要死，他一些都不知進退。兩人並議了許久，金榮向他嘴歪歪的，遞了幾回消息，他如就此逃走，也就可以沒事了，那知他就同鬼迷了一般。金義同金仁鼎已將計策議妥，走了回來，他還是麻天本地的道：「金大人，我看你老人家今天不回相府了，僧人本當奉陪，無如而今不比從前，辛苦是吃不得了，我還要去困一覺呢。明天再會罷！」說著一步三扭的轉身就向九姨正房走去。可憐金仁鼎氣得還是說不出話。金義搶前一步，便向鐵珊附耳道：「師父且慢走，小人請師父談一句要緊的話呢。」隨即帶了鐵珊，由套房耳門出外，又向仁鼎、金榮丟了眼色。二人跟著，出了耳門，穿過方廳，到了大園之中一間破馬房門口。金義從背後一把將鐵珊縮住，大喊道：「養兵千日，用兵一時，金榮你代我把這賊禿的腳快些捆好了！」金仁鼎也喝道：「金榮快些動手！」金榮無法，因尋不著根繩子，就把自己的牛皮腳帶解下，把鐵珊兩腳捆了一個結實；金義把他雙手背到背後，也代他捆好，然後將他放倒。金仁鼎向金義道：「這個賊禿，我們怎樣擺佈他一場，方剎心頭之恨。」金義道：「家人久已想定，辦罪也要相當。」當下又將金仁鼎扯到旁邊，議論了一陣，金仁鼎道：「甚好！」畢竟金義不知怎樣去辦鐵珊，且聽下回分解。